

《三城记》:一部80后的成长史



《三城记》是评论家张柠首部长篇小说,首发《当代》2018年06期,反响热烈,经读者投票,被评为“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”2018年第六站冠军。小说先后被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多家报刊转载,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才腾出时间来写。

在谈到写作动因时,张柠说:“一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流作家比较擅长写乡村,城市题材的小说相对缺乏;一些年轻的作家虽然在写城市题材的小说,但他们的城市经验往往过于碎片化。看到这样的状况,我就想尝试写一个讲述都市青年成长的小说。此外,我的主人公,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城市青年,他跟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,尽管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,比如生死问题,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问题,差距是很大的。五六十年代的人,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匮乏,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。这种匮乏感,一直是这一两代人小说叙述的主调。80后一代,总体上看,并不存在这种匮乏问题,甚至可以说,他们面对的是过剩带来的烦恼和无聊。《三城记》中的主人公顾明笛大学毕业,在国有企业办公室上班,家里有两套房,但他质疑生活的意义,整天焦虑不安。他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北京、广州闯荡,先后进入媒体、高校、互联网企业工作。”

文学和思想并不矛盾

作为北师大教授,张柠的本业是教学和评论,转向小说创作的背后有何动因呢?

“当物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,人的意义在哪里,这是一种新的匮乏。匮乏与拯救,是永恒的主题之一。这个主题不仅在我的小说里存在,我的评论里也经常有触及。我在写评论的时候,经常想,如果是我来写小说,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?教学中与年轻人接触也很多,因此,我塑造这么一个80后人物形象,让他直面他们自己一代人的真问题,去行动,去选择。”他说。

作家最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,一般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中,但在这部小说中,似乎找不到作者自己的影子。

对此,张柠表示,“的确有些作家,一开始就写自己的经历,写完了就完了。也有很多小说家不写自己的经历,而是主张无中生有,主张虚构。直接写经历的也有,比如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,比如托尔斯泰的《童年少年青年》,还有高尔基,都是大师级的人物,随便怎么写都行。鲁迅的小说就不写自己的经历。按我的文学观念,我不主张一开始就直接把自己的经验搬到小说中来,我是主张虚构的,这是小说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。但我这里所说的虚构,是把这个时代的所有信息都糅在里面的,‘我’既在里面,又不在里面。‘我’的经验全部转化为小说中的细节,我会把我的亲身经历移到某个小说人物身上,这个影子无处不在,但又不是我。”

评论写作以理性思维为主,小说创作以感性思维为主,两者兼擅似乎并不容易。张柠说,“人同时具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。大脑也像双频手机一样,是可以换频的。我们可以把一种思维暂时中止,开启另一种思维。尝试着做就不难。不要人为地给自己设置界限,要勇于开拓。”

新书推荐



2019年1月
理想国九州出版社
【美】保罗·奥斯特
《末世之城》

为了找寻失踪的哥哥,我搭上一艘船,告别了你,来到这个绝望的所在。时间在这里就像一缕触摸不着的幽魂,我什么也感受不到,除了虚无和哀伤。我怎么也找不到哥哥,却遇见了哥哥的同事山姆,我们一同追忆往日的时光,也慢慢地爱上了彼此。山姆说有天要带着我逃离此地,重返记忆中的美丽世界……我想那是我听过最动人的承诺,也是我所愿意相信的一切。

你知道吗?我可以感受

到周遭的事物正逐渐分崩瓦解,同时又确信还有什么依旧存在。所以我必须写这封信给你,当此城不复存在,当记忆消逝无踪,我相信你永远都会保留我的只言片语——关于我这么努力存活的具体证据……

《末世之城》是保罗·奥斯特用文字演奏的命运交响曲,故事的主角安娜被困在一个宛如绝境的孤城,在机缘巧合下,经历了一连串关于希望与绝望、乐观与悲观、失去与存在的生命难题。



2019年1月
理想国九州出版社
【美】保罗·奥斯特
《纽约三部曲》

《纽约三部曲》由《玻璃城》《幽灵》和《锁闭的屋子》三部非典型性侦探小说构成。推理小说家奎因,冒充一位名为保罗·奥斯特的侦探,接受了跟踪刚刚出狱的老斯蒂尔曼的委托,却在无形中继承了老人的遗志——发明一种与这个破碎的世界相应的全新语言;侦探布鲁,受雇于怀特,监视住在马路对面的作家布莱克,在日复一日

的观察中,逐渐把自己变成了布莱克的镜像,并在无意中为布莱克写下了最后的自传;而“我”则意外继承了童年好友范肖的遗稿,以及他的遗孀和儿子,范肖作品的热销使“我”名利双收,但幸福生活的幻影很快就被一张来自“范肖”的纸条打破……作家与人物、真实与虚构,都在不断地互相置换,堪称解锁奥斯特内核的终极密码。



2019年3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李俊群
《大野》

《大野》是70后实力作家李凤群的长篇新作。小说由“世界之间”和“遇见”两部分组成,前者双线书写,穿插并行,推动情节;后者补插倒叙,完整曾被隐去的节点,是两位主人公人生中宿命般的高光时刻。作者将笔触集中于两个城镇出身、出生于“改革开放”起始时代的年轻女性——今宝和在桃,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们辗转并行的人生际遇。性格两极,却同样循着不同轨迹,以迥然方

式对抗既定生活,缺少爱但又渴望爱、追求爱以及更高的自我实现。“自己是谁,将过怎样的一生”,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,事关逃离和回归的“成长”,或许将伴随她们以及一代女性的终生。如果说《大风》更多关注的是大的时代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物的命运,那么在《大野》中作者的思想深度更多体现在对人物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剖析。物质生活逐渐充盈,但精神的提升并非一定能与物质的改善相同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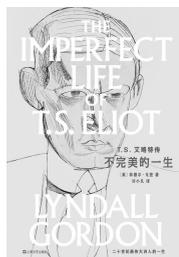
2018年12月
人民文学出版社
徐怀中
《牵风记》

满怀热忱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只身前往太行中学,路经“夜老虎团”驻地,因为一曲《高山流水》,认识了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九团团长齐竞。

匆匆一别,几近五年之后,1947年晋冀鲁豫大军挺进大别山,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,汪可逾再次见到齐竞,成为其部的一名文化教员。汪可逾聪明灵动、冰清玉洁;齐竞能文能武、儒雅健谈,二人建立起超乎寻常的情谊。在浪漫、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上演之际,却发生了

难以预料的突变……警卫员曹水儿高大威猛、勇敢果决,为此得到齐竞的重用,也特别受到女性青睐。由于缺少自我管束,他在漫天烽火中上演着一次次“艳遇”……千里挺进大别山,豪迈又惨烈,在出生入死的战火中,汪可逾、齐竞、曹水儿等人的命运又会有着怎样的演变?

小说血色又唯美,空灵又雄奇。既是作者对战争、人性、美与情感的一次深刻思考,也展现了他矢志不渝的写作追求:“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。”



2019年1月
上海译文出版社
【英】林德尔·戈登著
《T.S.艾略特传:不完美的一生》

T.S.艾略特,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一个比起成为诗人更想成为圣徒的人;却因为无法成圣,而成了伟大的诗人。他总是在言说那些“不被言说的”,在公众面具保卫之下的孤独里过着隐秘的生活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诗人,有探究并定义这种生活的需求,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他的生活。他的诗从生活的酒滓里滤出一部结局早已注定的大戏,呈现的便是一部连贯的灵魂自传,诚恳,直接,比任何旁观者的考语都来得更洞明,更直指

人心——他的生活与作品就这样紧密相联,彼此创造。这部传记就基于这些由诗人亲自作出的表述,并与他实在的生活相印证。

林德尔·戈登考察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一生,那游走于他身上的圣徒与罪人之间的深壑。她将艾略特的生平与作品互参,以理解这位精神的求索者所经受的试炼:他的缺陷与怀疑能让一切过着不完美人生的我们找到共鸣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想象过剩时代的北上广

张柠多年来在文坛一线,以视角新颖独特、思维敏锐准确、语言生动鲜活著称,其十余本著作,树立起鲜明的个人风格,擅用形象性和幽默感的方式叙述重要主题,举重若轻,引人注目。小说感性与智性并举,睿智的发现让人回味无穷又忍俊不禁。

小说对当下城市青年的体察细致入微。他们衣食无忧,不着力于现实物质层面的拼搏,不考虑如何进入社会的序列,但有着清晰的自我意识,追求自身价值。在小说中,青年们“行动”起来,与读者一起探寻“生活的意义”以及“爱何以可能”,直面人生价值困境,寻求最切身的回答。

小说描摹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线城市,北、上、广各具特色。上海作为精英城市的“专业圈”,北京作为中心城市的“人际圈”“等级圈”,广州作为平民城市的“利益圈”,以及由此辐射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百态,对主人公的成长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,并作为现代中国的典型景观,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。

小说主要人物十儿人,出场人物一百二十多,千人千面,丰富多姿。但叙事线索并不复杂,始终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过程。叙事方式采用扎实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,不搞形式探索,只遵循主人公精神成长的历史或心灵的辩证法。

一部80后的成长史

《三城记》是一部书写“80后”成长史的长篇小说,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变迁。同时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,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。新兴时代,小资青年,有多少人在“逃离北上广”,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寻找归宿。沙龙、报社、高校、互联网,立足的城市与遥望的乡村,哪里才是顾明笛们的出路?小说较为完整地塑造了当代青年的典型形象,突出他逐渐敞开心扉、认知世界、寻求爱获得爱,并最终由一位具有“小资情调”的青年成长为真正有责任、有担当、有情怀的人的历程。

这个长篇实际上很多年前就在张柠脑袋里转,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和理由开始动笔。直到2016年七八月份,因机缘巧合,他